电子信箱: wvbsxzg@126.com

一部学术上宏伟的"未完成交响曲"

——读"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生前留下一部音乐 经典《未完成交响曲》,它的未完成性反而构成 这部经典的独特艺术魅力。因为这一缘故,当 我读到由张志忠领衔主编的"莫言与当代中 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时,不由自主地要 将其称为一部学术上宏伟的"未完成交响曲", 仿佛只有这样说,才能凸显它所蕴含的独特

当然,"未完成"只是一种比喻式的说法,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科研究项目,这套丛书的 完成度是相当高的。该丛书是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 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经验研究"的结项 成果,共有9部专著,涉及"文学创新之路研 究""以莫言为中心的新时期文学变革研究" "莫言及新时期文学变革与中外文化影响研 究""从鲁迅到莫言: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经 验研究"四个方面,其视野之开阔,研究之深 透,观点之新颖,都是非常突出的。我想,它至少有

其一是学术性。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 长年在某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专家,他们的这次写作 也是建立在多年学术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其学术的 深度与厚度相当突出。以张志忠为例,他在莫言上 世纪80年代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开始评论莫言的作 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持续不断地追踪着莫言的创 作。他为这套丛书所写的专著《莫言文学世界研究》 集数十年研究之精华,非常扎实,其学术思路明显 指向这一课题的核心: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他对 莫言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 的整体认识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 最值得重视的是农民的创造性,而莫言的小说正好 印证了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他着重从这一角度 理解莫言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同时他也认为,对莫 言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化的中国经验。又 如李晓燕的《神奇的蝶变——莫言小说人物从生 活原型到艺术典型》,作者以田野调查式的严谨态 度,对莫言小说的人物原型做了系统翔实的调查, 在此基础上,将原型人物与文本进行对照研究,再 进入到莫言的精神世界,做得很细致。又如陈晓燕 的《文学故乡的多维空间建构——福克纳与莫言 故乡书写比较研究》,着重从差异性对莫言和福克 纳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差异性的比较便能有效地触 摸到中国经验和本土性的关键。

其二是当代性。何谓当代性,这是一个众说纷 纭、难以定义的概念,我更愿意将当代性理解为既 指时代感也包含权威性和与时俱进的意思,就是说 它要面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面对一种不确定



性,面对未来的指向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套丛书 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研究者的学术触觉完全伸向当 下的文化语境,敢于直接面对最前沿的文学现象。 如张志忠对莫言文学世界的研究,就把研究延展到 对莫言研究的研究,探讨了莫言研究中的新要素, 如误读莫言的问题及莫言获奖以后的文学处境等, 并对如何拓展其学术空间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展望。 又如江涛的《从"平面市井"到"折叠都市"——新时 期文学中的城市伦理研究》,将伦理学引入文学叙 事研究,通过中国数十年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书写的 关系,历时性地提出市井空间、异托邦空间和缝隙 化空间三类空间的阐释及其伦理诉求,所讨论的文 学作品和现象也密切与当下有关,比如还详细讨论 了近期出现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折叠"这个词 语甚至还成为他进行学术想象的切入点,从而以 "空间折叠"这样一个关键词贴切地描述了城市书 写中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这样的理论思路和阐述 正是得益于作者锐利的当代意识。

其三是开放性。该丛书的主题从莫言文学道 路入手,探讨中国文学的变革,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莫言研究课题,而是将莫言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作 为一个中心,由此辐射到整个百年中国文学的变革 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这样一个由点及面的研究 课题,一般来说会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外向 内,就是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广博的纵横面上寻 求多个切入点,而每一个切入点的研究都旨归于莫 言文学道路这一中心。这种思路的优点是具有完整 性和中心突出,有助于对莫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 但是,张志忠所率领的学术团队所采取的,则是另 外一种思路,即由内向外的思路,他们从莫言研究 这一中心出发,寻求向外延展的多条路径。这 是一个充满了开放性的研究思路,这就是为 什么关于城市文学的研究、关于新世纪长篇 小说叙事的研究也纳入了丛书内的缘由。开 放性同时也极大兼容了世界性的视野,也就 是说,它强化了研究课题在整个世界文学的 格局中来看中国文学的视角,例如李楠的《海 外翻译家怎样塑造莫言——〈丰乳肥臀〉英、 俄译本对比研究》,这部专著具有鲜明的问题 意识。莫言获诺奖后,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 认为莫言获诺奖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完全改 写了莫言的小说,是译文改写适应了诺奖的 口味,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征服了诺奖评委。 李楠针对这个说法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 析,最后得出结论,葛浩文的翻译没有改写莫 言的小说。樊星主编的《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 中外视野》则立足于全面梳理莫言与世界文 学的关系,由此探讨新时期文学的成功经验。

其四是包容性。这套丛书的研究团队在学术 上倡导民主精神,能够包容不同方法、不同理论,尽 可能地发挥大家的思想。因此这套丛书是一套方法 多样、风格迥异的学术丛书。包容性还体现在以一 种包容的态度来处理研究项目的取舍。他们并不强 行要求作者一定要以莫言研究为中心,而是以百年 中国文学发展和突破这一大的目标统领丛书的书 写。像江涛的城市文学研究和王春林的《新世纪长 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看似与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 课题无关,但这两部书实际上为以莫言为中心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阔的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 1990年代以后城市文学的兴起,你才会对莫言的 小说世界获得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而莫言后期主要 成就在长篇小说上,因此了解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 特点,实际上就是为莫言后期长篇小说研究提供了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套丛书还有一个 特点是它的"未完成性"。我是受舒伯特音乐经典的 启发而这么说的,我所说的"未完成性",是指这套 丛书的主题不仅非常宏大,而且它可以不断向外延 伸。这套丛书围绕一个宏大主题开了一个非常精彩 的头,有意思的是这套丛书并没有穷尽这一主题的 阐释点,而是为人们提供了继续言说的可能性。世 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这既是学者们需要认真研究的 理论课题,同时,它又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 和文化实践,这一实践仍在路上,仍在形成新的现 实,仍在产生新的问题。无论是对中国社会来说,还 是对中国文学来说,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都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实践。既然这一实践尚未完成,这套丛 书所开启的学术路径就完全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厚圃新著《拖神》,是一 部以清代"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门户樟林古港为原型、两 次鸦片战争为主要背景、跨 度60多年的鸿篇巨制,也是 一部展现潮汕平原历史变 迁、人们精神嬗变的魔幻现 实主义作品。

念

初读此书,常着迷于作 者瑰丽奇幻的想象和汪洋恣 肆的文字,脑海里呈现一个 又一个恢弘的场景,历史的、 社会的,自然的……当然也 有缠绵悱恻的曲曲巷巷,那 充沛的情感在字里行间一跃 而起,抓住我们的心跳,不由 自主地跟着书中人物共呼吸 同命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已经许久未有了。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厚圃单用方块字 的美妙就构筑起一个潮汕的 "元宇宙",让我们一时竟分

不清现实和虚构的边界。空间和时间都仿佛 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力,任由我们遨游其中, 一念之间便成了"陈鹤寿""暖玉",成了"麦 青""雅茹",甚至成了那个喝高了絮絮叨叨的 鬼魂,又或者是那风风火火的"天妃娘娘"和 逍遥人间的"三山国王"……

如果说人物和故事是小说的"血肉",那 么结构就是小说的骨架,骨架不稳,小说则立 不起来。《拖神》的结构不但新颖奇特,独树一 帜,而且脉络清晰,刚柔相济。作品共十三章, 分奇数章和偶数章两大部分,奇数章写神鬼, 分别为"鬼迷心窍"三章,"国王下山"和"海国 安澜"各两章,由代表着农耕文化的畲族所信 奉的三山国王、代表着海洋文明的疍民所信 奉的天妃娘娘以及代表着理想主义的潮汕人 所信奉的"水流神"的独白所组成,其内容不 仅涉及国内外近百年的社会历史,还探讨了 文明、战争、信仰、梦想、谎言、时间和爱等主 题,饱含着神鬼对人类的观察与批评,以及面 对宏大历史时自我的内心转变,交织着介入 现世所产生的爱与恨、喜与悲、了悟与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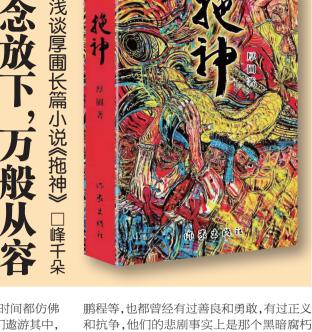
偶数章共六章,写"人",也即潮汕商人、 商帮的命运与传奇。奇数章的"鬼迷心窍"看 似写鬼,实际上担负着把"神"的故事和"人"的 故事紧密连接的使命,从而形成了"人鬼神" 既单独成篇又互为整体的多维交错的框架结 构,将虚拟和现实巧妙地融为一体,也从另一 角度解析了人类社会从"自然主义""神秘主 义""宗教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过 程。这种创造性的多维交错立体结构,既能超 越时空的限制,又能超越作为"主体"的"人"的 限制;既可近观潮汕人的生活,又可鸟瞰整个 族群的文化历史,同时也观照出整个中华民 族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因为我们的世界正是 从无人走向有人,从无知走向有知,从禁忌走 向创造。《拖神》所书写的,其实就是人类从蛮 荒、愚昧走向成熟和文明的历程的缩影。

小说创造性的结构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 "降维打击",这样的结构不但可以承载真实 和想象世界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全方位地反 观出人类的自大与渺小,展现物质和精神割 裂所引起的恐慌与焦虑,大大增加了探索未 来世界的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看《拖神》这部作品的"血肉 和"灵魂"。如果说情节是"肉",人物是"血", 那么作者的思想就是这小说的灵魂。小说围 绕樟树埠的崛起与没落,建构起节奏紧凑、环 环相扣、出人意料又在逻辑之中、扎实而不拖 沓的故事情节。现代小说流派纷呈,有很多小 说不再注重讲故事,但是我始终认为,读者的 "阅读快感"是作家应该担起的义务和责任, 作家是披着"故事"外衣的思想者,如果没了 这件多彩的外衣,小说便会沦为哲学的仆人。 尤其是现代人的眼睛,对着扑面而来的各种 资讯应接不暇,图片和短视频过度消费了我 们,使更多的人陷入"奶嘴文化"而无法自拔, 文学作品在这个时代就更应肩起引领人们思 考探索的重任,从而回归到文学最本质的意 义上来。而《拖神》正是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编织起跌宕多姿的故事,比如"鬼火灯笼""思 乡症""猴子捞月"…… 让读者陷入其中,欲 罢不能。

《拖神》里的故事,既魔幻又鲜活,既有潮 汕当地的民俗传说,又有真实的历史事件,让 读者在阅读快感中不自觉地去探寻,去思考, 从而完成自我的救赎和精神的成长。

而作为文本通篇"血液"中的"血液",主 人公陈鹤寿形象生动、立体、独一无二。他那 潮汕人的商业头脑,他的狡猾和善良、怯懦和 勇敢,他的心怀大志、敢想敢为,以及"磐石无 转移"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而作为女 主角的暖玉,"蒲苇纫如丝",看似弱小其实内 心强大,自始至终守护着家园,这既是潮汕女 性的也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至于大胆泼 辣、勇于向世俗挑战的麦青、世家出身的大商 人林昂、和时间逆流而行的大先生、傲然于命 运捉弄的雅茹、面对俗世临阵逃脱的洋教士 黎德新、义薄云天的石槌、活泼有才的赛英、 为理想献身的桑田、新一代商界奇才浩云、舍 生取义的温兆吉,甚至"海贼王"温鹏程…… 也都莫不栩栩如生,鲜活而又独特。从他们身 上,不仅展露出潮汕特有的风情和人文特点, 更兼具整个"人世间"的符号象征,他们的经 历和成长代表着人类从"婴儿时代"艰难地走 向成熟。这些大小人物守护着樟树埠,守护着 潮汕平原,同样也守护着华夏民族的文化"传 奇"。就连小说中的"反派"人物比如林昂、温



社会的悲剧,是时代大潮遗下的污泥。他们的 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引发了我们的深思:个人 在时代洪流中该如何自处,如何实现自我的 人生价值?这也许就是这部作品的"灵魂"一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用主人公陈鹤寿的

成长,深刻地揭示了它的终极答案。陈鹤寿是 个普通人,他没有什么超能力去拯救世界,也 不是天生自带光环,他甚至一开始就落入了 命运的泥淖。他曾因"造反"而受通缉,逃亡途 中诱拐了天真少女暖玉,他也曾为一己私利 "踏食",引起疍族和畲族的纷争。他造神的初 衷是因为看不起女神,他还为了自己的乌托 邦掀起过樟树埠的血雨腥风,但就是这么个 逐"利"也有"义"的小人物,却书写了一个时 代的商海传奇,同时成为了抗击洋寇入侵的 民族英雄,完成从普通人到"超人"的转变。

所谓"超人",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追求自身生命能 量的增长和完满,最终确立和实现自己的生 命意义。陈鹤寿就是这么一步步地、在不屈不 挠的践行和思索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成为 了一个大写的"人"。《临济录》中有言:"欲得 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 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如果说人生就 是一次修行,在陈鹤寿的成长中,诱惑和困难 就是这路上的"神魔",他挥刀就斩,在"破"中 "立",终成"正果",在现实世界里追求梦想, 在梦想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陈鹤寿这个人 物,不仅超越了自身,也超越了他所处的时 代,成为人人敬仰的平民英雄。无论是对于 人类还是我们的民族,只有拥有这样的平民 英雄,历史才能丰满起来,变得更加有血有 肉,有情有感,我想这大概也是作者深藏的意 图,想要通过作品对人生意义和现实意义作 出探究和回答。

最后我想再说说作者在《拖神》小说里架 构起来的世界观。首先从小说名字来看,"拖 神"是潮汕平原颇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当地人 以扳倒神偶、惩罚警醒神明的方式,祈求来年 丰收富足。作者这么取名,显然不是为了引 发同乡人的共鸣或外乡人的猎奇,也不是为 了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讨论人鬼神是什么样 的存在,而是去探索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 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 自我的关系。作者把这样的世界观、认识观 和价值观放在樟树埠来表达,也有自己的思 考:潮汕人这个族群,是中国乃至华人世界一 个独特的存在。潮汕平原因为地处偏僻,自 古是人犯流放之地,又是草莽英雄出没之所, 由外来人组成的樟树埠,更像是改革时代的 深圳,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敢破敢立,敢于 "造神"也敢于"拖神",而诸神之争正是人类 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在人、神、鬼的 "相爱相杀"中"神"化了人,神鬼皆因人一念 而起,依附于人,没了人也就没了神鬼,这是 因为人最重要的,不应该"是"什么,而是成为 什么。小说在第十章"与神一战"中,把人对 自己命运的主宰力量推到高潮,这不是武力 的胜利,而是选择,是意志,是反思的胜利,也 是人类的胜利。至于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 "死亡和欲望",该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 人性的崇高,厚圃也在小说中用陈鹤寿等多 个人物,甚至用鬼魂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 小说的结尾,鬼魂喝下忘川水后自问"我是 谁",这点睛之笔将宏大收缩于渺小,将群体 收归于个体,从自我到忘我,正所谓"一念放 下,万般从容"。

可能有人读了此书,会觉得《拖神》的基 调和结局有点温情脉脉,不够有痛感,似乎深 刻的作品都应该扒下生活光鲜的外衣,将脓 疮戳破、将伤口撕裂,展示给大家,最好再往 伤口上撒把盐,让痛更痛,让丑更丑,让黑暗 更黑暗。但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 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 后,依然热爱生活。"厚圃大概就是有着这样 英雄梦想的作家,在面对精神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撕裂痛苦时,仍执意书写人世间的温暖, 传递人生的价值,这是加倍的勇敢,是更高的 超越,因为他在知道了世界的本质之后,仍然 选择单纯而又勇敢地赋予生活别样的意义, 用有温度的手来缝补世界和人生的碎片,审 美也审"丑",哪怕面对人生的虚无、生存的困 境和人性的"恶",厚圃也要让它开出花来,就 像夏尔·波德莱尔一样。

远去的乡土,永远的乡愁

-读王剑冰散文集《塬上》

《塬上》是王剑冰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收入了 几十篇他三年多来精心创作的散文作品,突出地 反映了作家与乡土大地的"一种感情的维系,一 种血脉的因缘,一种长久的追寻"。作品诗意地调 动出埋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乡土情感,跟 着作家所描写的乡村生活,深切地感受中国乡村 独有的魅力,从而对乡土在现代社会的远去怀有 深深的惆怅。其中,《塬上》《乡间的瓦》《旷野》《陡 河》《辽阔》《地气》《收藏》《流水深处》等篇目,乡 情特别重,乡愁特别浓。有了这些优秀之作,这部 散文集不仅是作家近期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近期 中国散文创作的新收获。

《塬上》一文奠定着整部作品的思想和情感 的基调。作家在河南三门峡地区的土塬上,亲身 体验了塬上特有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地坑院。并 且从"地坑院"入手,以作家独特的眼光和特有的 思维方式,细致而生动地考察和展开乡村的生 活,写下居住在"地坑院"、在塬上讨生活的农民 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铺开了一幅动人的 乡村"风俗画",由此写出塬上村庄的历史与现 实, 感悟着时代的变迁, 揭示着乡土人生和生

对作家来说,乡村生活是孤寂的,也是平静 的。作家排遣了那种孤寂,得到的是内心的平静。 正因此,作家才能在这里陪着村庄走过四季,感 受到春天的风、夏天的杏花、秋天的田野、冬天的 雪地;感受到乡村的清晨、午后的阳光和黄昏的 晚霞;感受到塬上的黄土、乡村的小路、树林里的 鸟啼、田间牛羊的欢叫。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感受 到"地坑院"里平常日子的日出日落、人情世故、 锅碗瓢盆、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爱恨情仇,感受 到一种特别的乡村文化。例如"黑色渗透到了世 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节里写道,走进一个个坑 院,你就会发现那种十分显眼的独特的窑屋黑。 无论是佳节欢庆之日,还是结婚大喜之日,他们 都会用黑色剪纸来表达心意。作家把笔触一直延 伸到"地坑院"生活的所有细节里,一点一滴完整 地组合了这幅乡村"风俗画",展现了乡村民俗生 活的风貌。也许,作家不是第一个写"地坑院"乡 村生活的,但可以肯定,他是第一个还原"地坑 院"全部细节、写尽"地坑院"乡愁的散文作家。没 有作家内心的平静和感悟,就没有如此细腻走心 的乡村生活的呈现,就没有如此浓厚的乡愁。

《乡间的瓦》也是写在作家塬上生活期间,也

是作家体验和感悟乡村生活的重要成果。不过, 作品的思想完全超越了"地坑院"文化,进入民族 文化的大格局里,回溯中国"瓦"的历史,品读中 国"瓦"的魅力,升华中国"瓦"的哲理,写得非常 精彩,是一篇高品位的散文之作。

《旷野》《陡河》《辽阔》则是作家描写少年时 期乡村生活场景的作品,放到"塬上"这里,似乎 是作家寻找到了乡土文化间一脉相承的精神,感 受到那远去的乡土里,永远不变的乡愁。《地气》 则把乡愁的内涵点了出来:所谓地气,就是你的 乡村,你的故土,是那些庄稼那些草木,是生你养 你的父老乡亲。地气就是你对故土的感念,对家 乡的认识。说白了,地气就是你的底气。写的是地 气,指的就是一个人的乡愁。有了乡愁,就接了地 气,人就有底气。而《收藏》《流水深处》等篇则是 作家对他另一篇散文《绝版的周庄》的情感补充 和延伸。这个江南文化小镇名气大,底蕴足,去写 的人很多,留下的好作品也很多,而王剑冰找到 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写法,写出了属于自己也属于 周庄的乡愁。可以说稳健平静是这部散文集的调 性,而乡愁则是这部散文集的魂魄。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后记里,重点提到"深

入生活"这个概念,提到这些优秀的散文作品,与 他深入生活的三年有着"生命"一般的关系。这种 认识,是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是对散文 创作的深刻认识,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很长时 期以来,作家如何真正深入生活一直是个难题,一 直没有很好解决。散文创作更是这样。当代散文创 作的理念,讲读书学史,讲知识积累,讲做人立德, 讲才华感觉,可"讲生活"的不多,讲"深入生活"的 更少,给人一个误导,以为散文创作靠的是多读 书、多悟性,由此忘记了"深入生活"才是根本。要写 出好作品,就要"深入生活",所以王剑冰自觉走向 生活,与乡村生活无缝对接,在塬上一住就是三年 多,虽然很孤寂,却也洗掉了身上许多浮躁之气, 突破个人生活的小格局,回归真正的乡村生活, 从真实的乡村生活场景中,从朴实的农民身上捕 捉到创造生活的理想和力量。 个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格局也

就开阔了。同样是表达乡愁,多数散文联结更多 的都是历史,都是典籍文献,都是个人感觉。而王 剑冰的乡愁,联结更多的是地气,是老百姓真实 的生活。这一联结,就对路了。其实,乡愁说到底 并不是文人的惆怅和伤感,而是百姓生活的地



气。这些年,散文创作在努力突破,一会儿是女性 散文,一会儿是历史散文,一会儿是传统文人散 文,一会儿是新散文。看上去很热闹,其实思想 突破进展都不是很大。探其原因,就是不接地气, 接不上地气。王剑冰倒是没有什么标新立异,只 是更深刻地意识到要"深入生活",寻找生活的重 要性,自觉自愿回归生活,回归乡村。从这个意义 上说,王剑冰散文的乡愁,是接地气的乡愁,也因 此是家国情怀的乡愁,时代的乡愁。

每一个文体,都会有自己关注的重心和写作 的优势。小说写乡土,更多会注意到现代化进程 中乡村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快速的现代化 进程严重破坏乡村传统的生活,也带来人性的失 落和危机,最后的思想落点通常会在"人的问题" 上。因此,乡土常常会成为被现代化进程所困 扰、所困惑的知识分子精神理想的寄托。他们通 常会通过小说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抗、对人性的呼 唤。报告文学写乡土,则带着鲜明的问题导向, 在揭示"三农"问题的严峻中探索发展"民生"之 路。报告文学思想落点在"民生",不在"人性"。 当今散文写乡土,恐怕要在"乡愁"上花大气力, 才会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分量,形成写作的优 势。乡愁不光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情感,更是一种 文化和文化的传承。历史、现实和人生在散文 里,都会化为一种文化的表达,一种乡愁的延 续。抓住乡愁,不仅是散文的时代任务,也符合 散文的创作规律。在这个思想层面说,《塬上》是 坚持散文规律、探索散文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 对当代散文如何写好乡土、如何表现乡愁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范本。